# 攻占“大小姐”

（一）

黄昏，我正在喝茶。打开窗户，夕阳的红光艳丽无比，万物都披上一件眩目的衣服。这情景令我想起「幸福」

一词来。如果能和心上人相依相偎，体会爱情的甜蜜，呼吸肉体的芳香，即使是穷山恶水，阴雨连绵，我也会觉得

无限幸福。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幸福。

我在喝第二壶茶，动作很慢。我心里急切地盼着天黑。天一黑，我就要采取行动了。想到此，我将一碗茶猛地

灌进嘴里，心里开始考虑今晚的细节。实际上我已考虑不下几百遍了。

天总算黑了，该出发了。我咬咬牙，不再犹豫。开始换衣服。一身夜行衣，再蒙上脸，我变成一个神秘又有几

分可怕的人物。小心地开门，确定周围没人，我这才出来。

我跳上房顶，展开轻功，向后院飞去。老爷和小姐都住在后院儿。小姐单独一个院儿，有两个丫环陪着。一个

叫秋梅，一个叫秋红。秋红是我的相好，半年以来，我的大肉棒使她彻底臣服，恋恋不舍。而秋梅是一个稳重的丫

头，长得很清秀。老爷私下透露，要把秋红配给我，秋梅配给孙义。对此，孙义感激涕零，做事更加卖力。

我表面也欢天喜地，心里却说：秋红我当然要了，但我更想要你的女儿。秋红只是一朵月季，大小姐却是牡丹。

我要她。虽然我只是一名仆人，虽然她早就许给知府的儿子，但我认定，她就是我的。谁和我抢她，谁就是我的仇

人。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放过她。我要把我的卑贱的肉棒插入她的高贵的阴道里，让她在我的胯下投降。

很快，我来到小姐的屋顶。今天轮到秋梅伺候小姐了。这个时辰，小姐也该脱衣了吧。

我仔细听听，果然听见下边有人说：「秋梅，来帮我脱衣服。」是大小姐的声音，娇美、温柔，使我的心怦怦

乱跳。我连忙抚住胸膛。稍加平静，才动手掀瓦。

我瞧见了，大小姐正脱内衣呢，背对着我，内衣一去，她圣洁的身子就和我照面了。我的呼吸都要停止了。

她的皮肤真好，白得像雪，光滑如缎，在明亮的烛光下，发着幽光。她的肩膀圆滑丰腴，腰肢偏又纤细。两条

玉腿修长圆润，有像牙的光泽。但最叫我丢魂的是她的屁股。与腰连接处，是优美自然的两条弧线。而屁股本身又

是肥圆的，结实的，翘翘的，臀沟深深，藏着最秘密的花园。那里是我最向往的地方。

自从我懂得男女之间还有插穴一事，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按倒大小姐。每次想到大小姐，我就会迅速的冲动起来。

爲此，我不知手淫过多少次，流过多少无辜的精液呢。每次高潮来临时，我都在心里喊：「大小姐，我要操你。我

的精液都给你，我要让你大肚子。」

脱完衣服，小姐转过身子。只见她秀发如云，眉目如画，气质高雅。桃腮绯红，正挂着羞涩的笑意。我注意到

她的乳房，果然不错，和我想像的一样高耸、挺秀，是苹果型的，那两粒嫣红嫩得仿佛透明。小腹下长满黑亮的阴

毛，阴毛多但不乱，根根卷曲，很有个性。

房上的我，热血沸腾，肉棒硬得简直要爆炸。我受不了了，我要下去。可我来的目的只是偷窥。真要干了她，

再掳走她，远走天涯，做一对自由的夫妻，以我的能力绝对能办到的。谁能拦住我？

在老爷的府里，别看仆人不少，会武的只有两个。不错，那个孙义和我，都是我爹的徒弟。但他怎能打得过我？

最大的顾虑是万一小姐不从，又大叫起来可怎麽办？来硬的吗？不行，我怎麽忍心看她痛苦呢？

在欲火的驱使下，我决定先去快活一下再说。我眼看着秋梅扶着小姐走向浴盆，小腰灵活的扭着，两只大奶子

晃晃悠悠的，使我双眼欲裂。我闭上眼暗骂：「我操的，我要不把你给操了，誓不爲人。」接着，将瓦复原，慢慢

的溜了。

我的目标是秋红的房间。秋红也在这院儿里，离小姐屋只隔几个门。屋里亮着灯。我在窗上连敲五下，停会儿，

又是五下。这样窗户才开了。秋红见到一个蒙面人，吓了一跳。我除去蒙面，她才松了口气。我回头望一眼小姐的

房门，才像鸟一样飞入窗子。

秋红机警地瞧瞧外边，然后飞快地关窗。秋红瞪眼叉腰地问：「你怎麽穿成这个鬼样子，老实交待，上哪采花

去了？」

我搂住她的腰，陪笑道：「我能上哪采花？还不是上你这来采。穿成这样，还不是爲了给你个惊喜。」

秋红骂道：「你要死了，这麽早就来。万一被人发现，我还怎麽做人。」美目含嗔，红唇噘着。

我嘻嘻一笑，轻声道：「小宝贝儿，我想你了。你来摸，都硬了。」

秋红脸红了，说道：「难看死了，我才不摸呢。」我拉过她的手，放在肉棒上。

「不是昨天才做过吗？怎麽又…」她望着我。我不再说什麽，扳过她就啃。她说：「等一下。」

「干什麽？」却见她扭头把灯给吹灭了。我夸道：「还是我宝贝细心。让哥用大鸡巴疼疼你。」嘴吻上去，双

手抓向乳房。

秋红是敏感的，才揉了几下乳房，她的呼吸就有声了。我伸出舌头，她主动用嘴来吮、来舔，唧唧的声音不绝

于耳。我讨厌衣服的限制，就双手齐动，给她扒衣服。她也配合我，又是扬臂、又是擡腿，很快秋红就成了原始人。

她的身子虽不如大小姐迷人，但她身材健美，骨肉匀亭，另有一番风味。

我冲动地抱她上床，自己脱光，又以霸王的姿态压了上去。我一口叨住一粒奶头，轻咬着。一只手伸向小穴，

那里早就湿了。我将两指塞入阴道，一下一下有力地插着。她的淫水像开闸似的向外流着。她不敢大声叫，只敢小

声的哼着，扭动身子来排解着。

当她忍无可忍时，她低声求我：「哥…别折磨……妹妹……了，快上吧……我快要……我快……要疯了……」

我故意不理她，继续玩弄着她的奶子、她的小穴，直到她说出我最想听的：「哥……哥……我服了……你操我吧…

…来操妹妹的……的……骚屄。」说到最后，她羞得已不敢睁眼。我满意地笑了。

我站在床前，双手拎着她的大腿，肉棒向上伸着。秋红抓住它，对准自己的小穴。我说声：「妹妹，我操你。」

一挺身子，大肉棒就进去半截。

秋红长出一口气，嘴里喃喃道：「真好……」

真爽……我把肉棒插到底，把小穴塞得满满的，同时我也有被压迫的快感。我想，如果我现在插的是大小姐的

穴，我可能会兴奋得发疯，可能插不了几下就完蛋了。

想到大小姐，我两眼冒光。我把秋红的双腿扛在肩上，两手抱着她的腿根，开足马力，猛劲抽插。小穴发出扑

哧声，秋红呻吟着，挺动下身迎合着。若不是限于环境，她早就叫得惊天动地了，整个知县家都会听到。

我的大肉棒根根到底，小穴包得我好爽。里边多麽温暖、湿滑，像有一只小手在按摩着我的龟头。我觉得痒，

我好快乐，我努力控制自己的兴奋劲。我不想那麽快消停。这个小穴我还没玩够呢。别看我都插过半年了，我仍然

喜欢它，喜欢用手摸，肉棒操。

我不止一次地想，怪不得那些当官的、有钱的，都喜欢玩那麽多女人，女人多了是好，肉棒可以插不同的小穴。

女人不同，小穴也就不同吧？滋味也不一样吧。我目前只插过一个，没尝过别的味。

我经常想着要向那些能人学习，享受人生，插穴快乐。

在我的动作下，我的阴毛不时刺着她的小屁眼，她怕痒，缩着小屁眼，我看了直笑。她不只一次抗议过我的阴

毛在做爱时对她的骚扰，几次拿剪子要给我剃毛，我就是不答应。我就喜欢她被毛刺的样子。我也喜欢看她的小穴

在肉棒攻击下里边的红肉时露时隐的样子，真像一个顽皮的嘴巴在做游戏。嘴巴吃肉棒时，经常会流着一丝丝的口

水，像透明的蛛网一样缓缓地挂下来。

当我插到一百八十下时，秋红猛地抖起来，音量也稍大了一点。我明白了，马上加快，没几下，一股泉水浇到

我的肉棒上，肉棒舒服得直跳。她高潮了，我还没好呢，得换个姿势。

我坐在床上，她坐在我怀里，两腿盘在我的腰上。我抱着她的屁股，滑嫩的屁股手感极好。

肉棒一出一进依然那麽有力，秋红眯着眼睛，两臂蛇一般勾住我的脖子，腻声说道：「老公……亲亲……亲我。」

说着，把舌头伸我嘴边，我立刻就吸入嘴里。上边舔着，下边插着，其乐无穷。

稍后，我双手收回，使劲搓乳房，捏奶头。三路进攻，果然有效，才百十多下她又高潮了。我还没泄。她说：

「老公，我不行了，你快点射吧，再插下去，妹妹就没命了。」

我停住动作，爲难道：「射不出来呀，你想个办法吧。」

她知道我的意思，以往她不行时，都是用嘴来对付我的。她小声骂道：「你这个魔鬼，就会欺负人，看我不咬

掉它的。」

我站在床上，她跪下来，张嘴将龟头含入。长期的磨练，她的技术不错了。灵活的舌头在肉棒上打着转，时而

击打、时而磨擦，连棱沟都受到优待。我舒服地哼着，闭上眼睛。我好像成了皇帝，不再是仆人了。我喜欢女人跪

下舔我的鸡巴。这时我才是骄傲的，像个男子汉。迟早有一天，我也要大小姐像秋红一样，用嘴来服务。想到大小

姐，我突然高潮了。

大量的滚烫的精液全部进入她的嘴里，她像往常一样，都吞了下去，这使我感动。我明白她是真爱我的，我这

一生都不会离开她，不管我以后有多少女人，我始终要她在我身边。

我温柔地抱她在怀里，扯过被子，给她盖上，又表示坚决要娶她爲妻。这话也是真话。

她开心地笑了，搂住我不放。若不是怕有麻烦，我真想抱着她睡一夜。但不行，小心爲妙，现在还不到那个时

候。像往常一样，我陪她一会儿后，就赶紧离开。她嘱咐我要小心点。我冲她微微一笑，挤挤眼睛。

（二）

回到自己屋，也不点灯，脱掉衣服，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经过一场肉战，欲火熄灭。我全身说不出的舒

泰。在别人，这种条件下，很快就入梦了。但我不行，近来，每晚都要躺好久才能睡着。睡之前，照例要回忆一下

往事，将二十年人生的每一个足迹都重新勾勒一下，使其更显眼。

我叫高忠。这名字是老爷给取的。老爷的用意很明显，是想我像我爹一样尽忠于他。而我想到的却是皇帝的庙

号：什麽唐高宗、宋高宗的。盼着自己也能出人头地。

说起我爹我就有气。他是仆人，我也就成爲了仆人。如果他是个什麽大官、富翁或贵族的，我现在还用得着这

麽低三下四的吗？

我爷爷是个武夫，被仇家追杀，身受重伤，是老爷他爹救了他。他也感恩戴德，自愿投身爲奴。从此，他就成

爲这家的护院兼私人保镖。不过几年，他就死了，由我老爹来继位，继续尽忠。

我老爹的武功来自我爷爷。我爷爷虽被称爲「轰雷掌」，但与正儿八经的高手比，充其量只是二流的。我爹这

人算是很要强的，虽然努力，武功修爲也入不了一流之列。但他通过自学，认识了常用字，一般的书都能读懂。这

一点，我还是佩服的。

因爲他识字，我也就识字。但我比他强，我充分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因此发奋学习，多年的功夫没有白费，

连《史记》那样的东西我也能读懂。我很仰慕汉高祖那样的人物，一个大流氓不也当皇帝了吗？

我虽不当皇帝，但当个自由人还不行吗？何必给人家当奴才，没有独立的人格。要报恩，我爷爷、我爹爹两辈

爲奴，早就还清了。到我这儿，也该变了。当然，我有这样的文化，这样的想法，别人都是不知道的。他们以爲我

和我上两辈一样的忠心与愚蠢呢。

我爹有三个徒弟。除了我和孙义，还有一个就是秋红。孙义他爹是老爷的管家，与爹关系不错。秋红是个丫环，

虽然好武，我爹也不会收她的。只是老爷爲了小姐安全，才让她学武，学成好保护小姐。老爷就这麽一个独苗。当

然爱如至宝。

知府听说了老爷的女儿生得不错，就主动要求两家订亲，将来嫁给他的小儿子。老爷只是个知县，爲了前途，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果然有用，老爷以前只是个九品，现在升爲七品，当然是知府的功劳。

订婚那年，小姐才十岁。小姐不知道这事，老爷没说。老爷私下里派我爹专门去打听了知府儿子的人品。回来

一说，老爷的心冰凉。那小子才十五岁，就是济南府有名的恶少了，吃喝嫖赌，欺男霸女，样样在行。在济南一提

起他，老百姓都咬牙切齿。

举个例子吧，有一对夫妻，新婚三天时回门，在出城时被恶少碰上了，恶少见人家老婆长得好看，指挥家奴，

一哄而上将丈夫打个半死，将妻子抢入自家，当即奸。女的羞愤上吊，其夫到处告状，都被官府以无理取闹逐出。

其中的秘密，当然是知府的活动之功。知府也只有这一根苗，惯得上天了。

这恶少的长相也是万里挑一。据当地百姓称，宁可见到鬼，也不愿见到他。

我爹一五一十的将情况一说，老爷听得说不出话来。这不是将女儿往火坑里推吗？怎麽办呢？退婚？前途不要

了吗？不退，女儿这辈子怎麽过呀。老爷陷入苦恼之中。他希望出现奇迹，最好那小子意外死亡。奇迹没出现，那

小子活得比耗子还精神。只是上次闹出人命，被他爹训斥一顿，他不得不有所收敛。但狗改不了吃屎，他继续横行

着，只是有了教训，没再出人命罢了。

知府爲了儿子能步入正轨，寄希望于婚姻，希望儿子娶到一个美丽贤慧的妻子后，就能改邪归正。因此，从小

姐十五岁时，就提出完婚，都被老爷以各种藉口挡住。可这也不是办法。老爷心说，能推一天就推一天吧。

小姐也风闻此事，就问他爹。他爹见她大了，也不再瞒她。但对方人品的事老爷可没敢告诉她，只说对方还不

错吧，配得上你。小姐当然也听人说对方人品不好的事，但她不能确定，老想找个机会打听一下，若果真是个恶少，

可坚决不嫁。

回头再说我，我是跟小姐一块长大的，小时候在一起玩，还扮过夫妻，大了之后就有了距离，但她依然尊重我

的。我知道我们是难以相守的。知道她订婚，对方又是个恶少，我怒火冲天，可我能怎样？能改变事实吗？自老爹

前年死了，我也成爲新的护院兼保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仆人了。即使老爷对我再好，我也是个仆人。

想到自己是个仆人，我的心里就有阴云盖来。我恨命运不公平，我恨我自己无能，连个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但我没有消沈，仍在黑暗中寻找着光明。依我的脾气，宁可杀了大小姐，也不许恶少碰她。我也在等着奇迹出现。

奇迹依然没有出现，但半年前发生的一件事，于我却有重要的意义。

半年前，奉老爷之命，我到济南给老爷的亲家胡知府送信。在回来的路上，我捡到一本小册子。打开一看，居

然是一本武功秘笈，也不知谁丢的。上边内容丰富，掌法、剑法、暗器、轻功、内功心法样样都有。

我欣喜若狂，在自己屋里偷偷阅读并习练，各种武功都练上一点。练了几天后我就恍然大悟，爲什麽我爷爷、

我爹爹不行，除了天赋有限，招式不精外，最主要的是内力不行。于是我重点加强内功练习，兼修其他。

我的天赋不差，脑瓜也不笨，本来武功就不弱，比我爹强，比孙义那小子高一大块。秋红选我，不选孙义，除

了因我长得帅外，也看中我武功好，人也老实可靠。等她发现我并不那麽老实厚道时，已经晚了，她早就和我睡了

多少回了。

孙义见我与秋红走得近，他也动了春心，看中大小姐的另一个丫环秋梅，又是送礼物，又是说好话的，那样子

很好笑。

但秋梅对他并不来电，倒是常把一对乌黑的眸子望着我，里边大有文章，我当然明白。可有了秋红，我暂时还

不敢造次。可别因爲小事，影响大局。我的目标是大小姐，等鲜花到手了，得绿叶太容易了。只是想到孙义，我实

在不想对秋梅有什麽想法。毕竟我俩是师兄弟，有手足之情，又同爲护院，保镖。怎麽能抢他的心上人？

半年的时间，我早把所有的武功都学完了。我的武功到底有多高？没和别人真的动手过，自己都不清楚，最保

守的估计，也是江湖一流的。但我从没有在人前露过真实的武功。

我要用自己的武功来改变自己，来拯救大小姐。我的火候还远远不够。我要在大小姐出嫁前，把武功提高到自

己能力之内的极限。我就像越王勾践那样，默默地努力着。不到关键时刻，绝不能莽撞行事，总要事半功倍时才能

出手。

我想得太累了，打个呵欠后，我有了睡意。

（三）

第二天午饭后，老爷通知我，收拾东西，明天起程去济南。原来知府那边捎信过来，让老爷亲赴济南，将婚期

定下来。秋红听说我要出门，来和我说话。正说着，大小姐与秋梅来了。她支开二女，低声跟我说：「高忠啊，你

帮我好好瞅瞅，那男的到底是什麽样的人。」

我望着她愁雾弥漫的眼睛，恭敬地答道：「大小姐放心好了，我一定睁大眼睛，并查清他的底细。」大小姐点

点头，想再说什麽终于没有说，楚楚可怜的样子，使我心疼得想抱她在怀里安慰一下。我想告诉她：我就是你的保

护伞，谁对你有非分之想，那他一定好日子过到头了。

大小姐她们走后，秋红问我：「小姐找你什麽事？」

我冲她笑道：「大小姐让我快点娶你。」

秋红笑駡道：「胡说八道，我才不信呢。」而脸上却露出喜色来。

我们这次去济南只待了三天，办完事就回来了。在进家门前，我请示老爷，此行的真实情况要不要告诉大小姐。

老爷叹着气道：「告诉她吧，反正瞒也没用了。婚期都定好了。」这最后一句使我的心一紧。

我们是黄昏时到家的。晚饭后，秋红干完活就扑到我怀里来。我用力的吮着她的舌头，双手伸入她的怀里爱抚

她的乳房。正打算再火爆点，忽然我听到门外有动静，就赶紧推开秋红。才整理好衣服，小姐与秋梅就匆匆地到了。

想必老爷把婚期都告诉她了，她的脸色苍白，双眼红红的，显然是哭过了。

这回小姐也不避开丫环了，她直接问我那个人怎麽样。我直叹气。那傢夥我当然见到了，的确是万里挑一的丑

八怪，不但丑，还一脸恶相，我见他就噁心，暗骂：「就你这德性，还想娶我的大小姐。你下辈子投胎吧。」

人不可貌相，也许他有别的好处呢？我在济南随便打听了一下这位公子的人品。

那些人都警觉地望着我，好像我是恶少的走狗。我一看不好，就告诉他们，恶少是我的大仇人。接着，我开始

编故事，说我家是农民，只有一头老牛，有一天恶少看到我家牛，非要要，我爹不给，他就硬抢，不但抢了牛，还

我的爹打成重伤，现在走路还得拄拐呢。我说得几乎声泪俱下。那些人这才大胆说话，这个骂完那个骂，不亚于一

场批斗大会。听得我想立刻出剑，将那小子大卸八块。

当小姐再次问那小子的人品时，我便不再瞒她，实事求是，细细道来。没讲到一半，大小姐就昏倒了，两个丫

环赶忙把她给扶走了。我见了很不好受，恨不得亲自抱着她回屋。她难过也好，她不愿嫁对我才有利，我才有机可

趁。怎麽救她，又怎麽让她投怀送抱，一直是我考虑的难题。时至今日，已基本有眉目了。但我不吱声，我要等着

大小姐来找我再说。

晚上我悄悄地进入秋红的被窝。小别胜新婚，基本没有前奏，她双腿一分，我就将肉棒刺入。两人都激动起来，

都猛挺下身，屁股对撞，大量的淫水弄湿了被单。

她小声地叫着，一脸的红晕，性感得令我发狂。我兴奋地喘着，用肉棒表达着我的爱意。肉棒如急风骤雨，下

下见底，快感频频，插穴之美，妙不可言。我在狠操着秋红，我的第一个女人。她的小穴像是可口的葡萄，令我百

尝不厌。每当她的小穴夹住我的肉棒，又在肉棒下投降时，我的心中就涌起滔天巨浪般的骄傲，这是做男人的骄傲，

我心中再没有作爲仆人的压抑与苦恼。

我在操秋红，如同在操大小姐莫云兰。云兰是我的，她的脸蛋是我的，乳房是我的，屁股是我的，她的小穴也

是我的。她的一切都是我的，只有我可以碰。半个月后，她就要结婚了，结婚当然是大喜事。但那恶少没有这个艳

福，云兰要嫁的不是他，而是我高忠。她的小穴只能装我的肉棒。

今天不知怎麽了，我才插不到一百下，一个不留神，就射了出来。秋红还没有高潮呢。

她不满地在我肩上咬一口，疼得我直皱眉。我骂道：「恶婆娘，你谋杀亲夫啊。看我怎麽收拾你。不操死你才

怪。过来，撅着。」我打了一下她的屁股。

她顺从地翻过身子，将屁股翘得高高的，骚穴裂开缝。她扭过头来挑战道：「老公，你来操我吧，看你的鸡巴

跟面条似的，你怎麽操。」说着小声笑着。

我哼了一声，用手摸了一把自己的软绵绵的东西，马上，它就像气球一样鼓起来，又恢复穷凶极恶的模样。

我拍着秋红像瓷器一样的白屁股，挺起肉棒在她的腚沟上上下下磨擦着，一会儿碰阴蒂，一会儿触屁眼，惊得

秋红回头不停地问我：「你怎麽又硬了，你怎麽硬的。」

我双手把玩着她的乳房，笑道：「你就等着挨操吧。」接着，又把肉棒顶了进去，不紧不慢地插着。

秋红的大屁股主动向后挫着，与我的小腹时时相碰，发出啪啪的声音。我适当的加速，插得秋红低声浪叫：「

老公…你好行…秋红……要乐死……了……」

我就问她：「操得好不好？」

她含糊地答道：「好……好好呀……」

「那你是不是天天让我操？」

「是的……我天天……都喜欢让……老公操……快点，老公操吧。」

我抱着她的腰部猛挺着。她已经支援不住，上身整个趴在床上。在我的攻击下，她很快达到高潮了。我又将她

摆平，正面压下去，插了不知多少下，才把精液注入她的小穴里。

抱着她，我心里就想，此时大小姐在干什麽呢？是在愁眉苦脸，还是以泪洗面。秋红告诉我，大小姐回屋后一

声不吭，后来趴在床上哭出声来，她哭着说，死都不嫁给这个恶少。

我心想，这是好现像，我的希望大大的。我越想越高兴，竟抱着秋红睡了，醒来天都快亮了。我马上以最快的

速度返回自己房里。

饭后，大小姐把我和孙义都找去商量对策，加上秋红。我们四个都是一块长大的，大小姐有事，除了找他爹，

当然是找我们了。结果大家七嘴八舌也没个好主意。孙义主张逃跑，秋红主张拼命，秋梅主张看情况再说。后来他

们都把目光集中在我的身上。望着几双眼睛，我随便说了句：「嫁吧。」这一句把别人都搞懵了。大小姐头一回，

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使我如被刀扎一样疼痛。

大小姐眼泪夺眶而出。她说：「大不了一死。」

我说：「只要大小姐活着，就一定有办法。」

她擡头问：「有什麽好主意？」她哭的样子同样美丽，用带雨梨花来形容好像不够。

我不敢多看她，轻声说：「大小姐，结婚那天，我才告诉你是什麽主意。」

果然大小姐不哭了，她说：「要是你能救我，我一定让爹把秋红嫁给你。」秋红有几分害羞，偷偷瞧着我。

我向大小姐行礼说：「多谢大小姐，能娶秋红，高忠这辈子就满足了。」秋红听得喜形于色。这表情令大小姐

羡慕，令秋梅嫉妒。孙义望向秋梅，秋梅避开了他的目光。

（四）

结婚的前两天，我又去了一趟济南，是送信，是老爷将婚礼准备的情况向知府汇报。知府大喜，赏了我一两银

子，恶少也高兴得直露獠牙。我心里暗骂：你这狗娘养的，茅坑前摔跟头，你离死不远了。想笑就多笑几声吧，以

后你想笑都没机会了。

在济南，我早就听说，有一夥强盗出没于泰山附近。这次回来，我特地到强盗窝去了一趟。晚上去的，我把刀

插在首领活阎王睡觉的床上。刀上有封信。我插刀的时候，那活阎王愣没发现，由此可见我的轻功之好了。

小姐出嫁，全家都在忙活。但没有人真的高兴，都替小姐鸣不平呀。老爷决定的事，是不能改的。结婚那天，

小姐打扮得跟天仙相似，只是脸色不好。不管换了哪个女人，心情都不会好的。

小姐家这边，我、秋红、秋梅、孙义等人都去送亲。老爷不放心，还派了一百名官兵保护花轿，生怕沿途有什

麽闪失。上轿之前，老爷跟小姐说：「爹爹对不起你呀，爹爹该死。」说着，伸手打自己一个耳光。

小姐拦住他，哭道：「爹爹不要这样。女儿理解你。女儿嫁后，爹爹要好好保重。女儿再不能伺侯你了。」老

爷也老泪纵横。

因爲路途不近，小姐他们都坐马车。小姐与秋梅坐一辆车，其他的婆子、有关人员坐在其他的车上。我们则一

人一匹马。那一百名官兵苦了些，只能步行。一切礼仪过后，队伍上路了。

大清早出发，直到中午时，才进入泰山附近。走了这麽远，大小姐不时问我那个主意是什麽？我说：「现在不

能说。到时，我会告诉你的。」

大小姐说：「如果到地方你还不说，我就只有上吊了。」

我望着雄伟高大的山峰，暗暗祈祷：「你们快点来吧。再不来，我只好亲自动手了。」谁知该来的不来，不该

来的倒来了。中途碰上恶少来迎亲，他领着二百多名官兵，骑着高头大马。我们的人一见他，都忍不住想笑。这模

样骑在大马上，倒可惜那匹马了。

恶少几次凑过来，想上车看大小姐样子，都叫我给拦住了。我说：「少爷不要急嘛，反正都要结婚了，想看有

的是机会，不差这一会儿。你这样闯进去，影响不好，会吓到我们小姐的。」

恶少急得抓耳挠腮。总之他想怎麽样，我偏就跟他唱对台戏。我心说：反正快翻脸了，用不着客气。

还没到前边小镇时，忽然从后边的密林里跑出十几匹马来，马上的人一个个凶神恶煞一般，还跟着百十号小匪。

大家都紧张起来。

爲首正是「活阎王」，他狂笑道：「快快留下钱财，留下新娘子，饶你们不死，要不然……」他挥挥大刀，冲

上来，将一名官兵砍掉脑袋，用舌头舔一舔刀上的血，接着说：「就和他一样。」大家吓得慢慢后退。

恶少壮了壮胆子，大叫道：「瞎了你的狗眼了，你瞧瞧小爷是谁。」

活阎王狞笑道：「当然认识，你是那个胡狗官的狗崽子。今天，你就是一条死狗。」说着，一指他的鼻子。后

边的小土匪们像一群恶狼，扑了上来。

我大喝道：「大家别慌，我们这麽多人，怕他何来，举起手里的刀，使劲儿杀吧。杀一个赏银５０两！」大家

一听，来了精神，大叫着冲上去，三百多官兵与百多号土匪混战在一块。那恶少见事不妙，拨转马头，想跑。才跑

出几十米，前边冲出一小撮人来，其中一个跳起来，一刀就把恶少脑袋砍了下来，脑袋血淋淋地滚出老远。我看了

暗暗高兴，省得我动手了。

我见场上的形势难解难分，官兵固然损失不小，土匪也没占多大便宜，觉得这时候可以行动了，赶紧招呼大小

姐、秋梅下车。两人已吓得脸色大变，腿发软了。我让秋梅上秋红的马，又把大小姐抱在我怀里，对孙义喊道：「

快走。」

孙义道：「你们先走，我来断后。」

我不再说话，拔出剑来，一马当先，向前驰去。前边那些傢夥，试图拦劫。我剑光闪处，只听惨叫连声，他们

还没等看清剑呢，已到阴间报道。秋红随后跟上。

活阎王一见，立刻下令：「快追，快追！抓住这小子，剥他的皮！」十几匹马发疯地向我追来。孙义一见，挥

刀拦截，立时一个傢夥挡住他，其他人都奔我来了。

我是玩命的跑，他们是玩命的追。这样当然不是办法，我让秋红驮大小姐先走，让秋梅和我一块在后边。我这

样做的意思是让大小姐快跑，今天这事实在太危险。我不能让她涉险。秋梅从后边紧抱我的腰，还把脸贴在我的后

背上，好像一点都不怕了，我的心里却直打鼓。

眼看着十几匹马离我只有几十米远了，我突然不想跑了，勒住马，把秋梅抱下来，然后昂首挺胸，举起剑微笑。

这帮傢夥也下了马。我大声斥责：「活阎王，那些嫁妆都归你了，你也该见好就收，你还想怎麽样？」

活阎王龇牙道：「老子不但要钱，还想要人，要那个新娘子陪我。怪只怪她长得实在太漂亮了，老子长这麽大，

还没有见过这麽漂亮的妞呢，玩起来一定很过瘾。」说到最后，露出淫笑来。

这笑容使我愤怒，我冷笑道：「那就看你的本事了，就怕妞得不到，连老命都得搭上。」

那帮傢夥也不用老大吩咐，纷纷举刃，朝我杀来。我长啸一声，挺剑杀入敌圈。活阎王面带淫笑，提刀向秋梅

走来。他已看出，这小妞不会武。想趁我被围占占秋梅的便宜。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才迈出几步，他这些刚才

还生龙活虎的兄弟就已成爲残缺不全的尸体分散在地上。

这下把活阎王给吓住了。这十几个弟兄可是他手下身手最好的，多年以来，打家劫舍，从没有出过什麽差池，

想不到今天竟然全军覆灭。这人的武功太可怕了，看来自己也不是他的对手。

他没有选择，只好硬着头皮来战。一来一往，就是几十回合。别说，这傢夥还有两把刷子，的确不是浪得虚名。

刀法嫺熟，又快又狠。要是半年前的我，早就报废了。幸亏那本秘笈呀。

在快近八十回合时，我剑法加快，他手忙脚乱，我大叫一声，以惊人的速度将剑插入他的前胸，剑尖从后背冒

出。他大睁着眼瞅着我，我对他说：「你乱杀的人太多了，早就该死。还有，你不该污辱我家大小姐。」我抽出剑

来，死尸栽倒在地，牛一般的眼睛还睁着，好像死不瞑目。

我把剑插入鞘里。向秋梅走去。秋梅对我爱慕的笑着，还有点羞怯。但她还是勇敢地投入我怀里。这是我学武

以来，头一回大展神威。我也想不到自己的武功会这麽好。不太费力，就解决了活阎王这样的大盗。我感到一阵阵

自豪。

难得秋梅主动投怀，我也就抱住她，感受着不同于秋红的肉体。我轻轻的擡起她的脸，突然吻住她的唇。在她

还没有来得及抗拒时，我的双手已隔衣攀上她的乳房。虽然不如小姐和秋红的大，但满有弹性的。我对她好一顿的

忙活，直到她娇喘不止，开始呻吟了，我才依依不舍地放开她。

她望了我一眼，嘴里说：「你这个坏蛋。真讨厌。」

我笑道：「以后每天晚上都叫你恨个够。」

她柔声道：「我不恨你，我有点恨秋红，她晚上常常叫出声音，让人睡不好觉。」我吃了一惊，想不到这事她

都知道了。看来，更不能放过她了。

没时间和她磨牙，得赶紧去找大小姐、秋红她俩。两人重新上马，轻松地赶路。一进前边的小镇，就见秋红和

大小姐正坐在茶棚里向这边张望呢。见我俩过来，大小姐有了笑容，站了起来。而秋红则跑了出来。

四人相见，自然百感交集。找个地方大吃一顿，再找个上好的旅店休息。第二天，马上出发，奔河南而去。当

四人来到河南时，她们才放下心来，感觉是出虎口了。

（五）

既然不担心安全问题了，就找个旅店歇几天再说。由于要逃跑，我早就做好准备，让秋红收拾好东西，主要是

钱。我俩当然没多少钱，但老爷有呀，在出发之前，我从老爷的小金库里偷得千两银票。

老爷并不坏，但他和所有当官的都一样，都爱钱的，要不然，他怎麽舍得不要女儿都想当官呢。归根结底，还

不是爲钱吗？指着他那点俸禄怕早就饿死了。他的钱也是不义之财，因此，我偷他的钱没有多少的罪恶感。我拿你

的钱来养你的女儿，也算合理吧。

四人要了三间房，两丫环一屋，小姐一屋，我自己一屋。多日没有睡过安稳觉了，今晚得美美地睡一觉。一觉

醒来，已是次日中午，我的精神头好极了，一拳能打死一只老虎。

四个人聚在一块，无拘无束的聊天，都感觉不错。

身体好了，肉欲就上来了。多日都没有「吃肉」，肉棒硬得要捅破裤子。找个机会，我向秋红述苦，秋红说：

「你晚上来我屋吧。」

我说：「你当秋梅她不存在吗？」

秋红说：「今晚秋梅去陪大小姐，咱俩今晚可以好好乐一把了。」我高兴得在她脸上直亲。

晚上，我从她的窗户飞入，小声说：「小宝贝，我来也。「迅速脱掉衣物，就钻入了被窝。

里边早有具肉体等着我呢，我二话不说，解掉她身上唯一的肚兜，将肉棒对准小穴，向里挤去。水分不多，我

就吻住她的嘴，双手摸她的奶子。怪了，今天的秋红一点都不热情，连亲嘴的技术都没有了。多日不亲近，竟会变

这样。

我努力引导着，用舌头伸入她的嘴，纠缠着她的舌头。渐渐地下边水多了，我的肉棒向里一挺，好像被什麽挡

了一下，然后才到头。就这一下，对方再也忍不住了，痛得叫出声来。就这一声，我马上明白过来，这不是秋红，

是秋梅呀。怎麽会这样？我愣住了，停止动作。秋梅说道：「就算你停下来，也没有用，你已经破了我的处女身。

你要是不负责任，我也不会逼你。」

反正已经插进去了，说别的都是废话。既然如此，我还客气什麽。我对秋梅说：「你俩以后都一样，都是我最

爱的老婆。我的宝贝，我要让你得到最大的快乐。」

我把嘴移到她的乳房上，贪婪地舔着小奶头，痒得秋梅直哼哼，用手按着我的头。当我觉得她不再那麽疼时，

我的肉棒才动了起来。处女穴真好，紧得让人想射，插进去就想在里边放着，不想抽出来。

因爲肉棒的活动，秋梅也感到了爽意。她也渐渐叫出声来：「忠哥哥………好……好呀……真不错……你可以

快……点……了……」

我立刻加快了些，她的叫声也就更大了些：「忠哥……哥……我好爱……你呀……妹子……今天……终于是你

……你的人……了，你以后……可得多疼……多疼我呀……别让……她欺侮我……呀……」

我一边插穴，感受着秋梅的滋味。一边安慰她道：「妹子……有……我在，没人敢欺侮……你的……我会……

一辈子……都让你快乐的……的。」

秋梅快乐的呻吟着，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这时我拔出了肉棒，擡高她的双腿，让她双臂撑床，将下身悬空，

这一招使肉棒更硬更大，然后插入小穴，速度很快，很有劲。把秋梅干得浪叫不止：「忠哥…哥…我受不……了…

…你太……强了……妹……妹要叫……你给害……死了……」说着，一股浪水喷了出来。

我稍微慢下来一点，问道：「妹子舒服吗？」秋梅只是点头。「哥操得……好不好……」秋梅用手捂脸不吱声。

我说：「那看来是不……好了……我加把劲儿好了……」

秋梅连忙说：「哥……操得好……哥操得好。」说完羞不可抑。

我哈哈笑了，鼓足余勇，又是几十下，才射了出来，射入她的处女洞里。之后，我搂着她说着情话。我就问秋

梅：「怎麽会是你陪我？」

秋梅说：「秋红去陪小姐了，她同意我跟着你。」秋梅还告诉我，她早就喜欢我了，因爲我选了秋红，常令她

不开心。她说，她这辈子如果不能嫁给我，她永远都不幸福。

这些话，听得我虚荣心得到很大的满足。接下来，就要对付大小姐了，她的逼是我最想操的，操完她，我才觉

得人生是美好的。

自从我救了大小姐出来，大小姐对我更加亲切了。但我觉得，她还是没有跟我贴心，还是没把我当成她的情郎。

这可怎麽办好呢，我得想办法了。难道要下春药吗？这可不是我的作风。

我专门去找了大小姐，请她爲我主持婚礼，她听了有点意外。更叫她意外的是，我要把她的两个丫环都娶了。

大小姐一看秋梅，虽然有点害羞，但看得出很乐意的。大小姐心说：这小子什麽时候把她也勾引了呢？用什麽法子

使她这麽快就愿意嫁给他呢。大小姐答应了，虽然也笑了，却难掩落寞。

晚上，我敲响大小姐的房门。此前两个丫头早就看出我的野心了，她们也都希望大小姐和我们在一块，于是她

们都给我出主意。

秋梅说：「不能急，要慢慢地泡。等她爱上你，就会嫁给你了。」

秋红说：「给她吃药最简单了，要不，你直接脱她裤子，霸王硬上弓。」

大小姐开了门，见是我，就问：「有什麽事吗？」没打算让我进去。我也不客气，擡腿就进。

我不再拐弯了，开门见山，要求她也嫁给我。小姐先是睁大美丽的眼睛，然后就陷入沈思中。看得出，她对我

不是全没意思。青梅竹马的关系，这次又冒死相救，她不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的。

大小姐心说：高忠这人可以说不错，虽是个仆人，长得英俊，武功高强。人也可靠，聪明。是女孩心中理想的

丈夫。可他毕竟是个仆人呢。自己好歹也是个大小姐……就人才来说，我喜欢他。可要不要嫁他，还真得考虑一下

才行。

我见她沈思，就把多年来的爱慕之情倾述一遍。她听了果然有点动容。我再也不想忍了，猛地抱住她，吻向她

的小嘴。她只剩下挣扎的份了。

她的唇很软很嫩，我无限怜爱的舔着，啄着。舌头想伸入她的小嘴，可惜她不张嘴，即使这样，我也産生销魂

之感，大小姐就是不一样。大小姐的呼吸也惭惭粗了，双眸半闭着，但手还是本能的往外推我，想把我推开。

我贪心不足，双手不由握住了她的乳房。这下坏了，大小姐尽全力挣开我，大怒道：「你欺侮我，你跟那个恶

少没什麽两样。」我解释道：「大小姐，我太爱你了。你不知道，我做梦都在想你呢。」说着，两手伸出，将她横

抱，把她抱向床。

大小姐大惊失色，嘴唇抖着，「你想干什麽？」

我坏笑道：「还能干什麽，睡觉呗。」

我把她放倒床上，又去拉被子过来。大小姐说道：「你敢侮辱我，我就死给你看。」

我按倒她，又抱住她，很君子地说：「今晚放你一马，就是睡觉。」说这话时，心疼得厉害。我闭上眼睛，不

再说话，感受着纯情的滋味。和自己的梦中情人在一块睡觉，就算不做什麽也够享受的。我以爲我会失眠的，结果

我竟然睡着了。

醒来后，大小姐已不在怀中，而是坐在床边静静地望着我，眼神有点复杂，脸上还带着羞红。长这麽大，还是

头一回和一个男人这麽亲近。虽然很清白，但她自己觉得她不纯洁了。可她确实恨他不起来。没有他，她早就完了。

他实在很不错，嫁给他也没什麽不好。只是和丫环们分享一个男人，这令她很不舒服。

她见我醒了，赶忙把头转向了别处。我觉得成功在即，故意叹气道：「大小姐，既然你不乐意，我也不能逼你。

强扭的瓜不甜。五天后，我就和秋梅、秋红成亲。」

大小姐心一凉，忙问：「那我呢，我怎麽办？」

「大小姐喜欢去哪里，我就送你到哪里。」我冷冷地说，故意不看她。

大小姐心一痛，眼泪下来了。扑上来，对我的胸膛就是一顿拳头。她哭道：「你这个坏东西，一直对我就没安

好心。你当我看不出来吗？你占了我的便宜，我以后还能嫁给谁呀，谁肯要我。你不能抛弃我的。从那天逃出来，

我就不想嫁给别人了。」

这些话听得我心花怒放，但我仍装作很爲难地说：「那我就吃点亏，要了你吧。以后，你就是我的小老婆。」

大小姐怒道：「什麽小老婆，要当就当大的。」

「是是是，你就是我的大老婆。」大小姐这才破啼爲笑。

当秋红、秋梅见到我时，都急着打听。秋红说：「哥，你把她给干了吗，她的滋味比我们好吧？」

秋梅说：「哥，小姐破身时，是不是疼得很厉害。」

我说什麽都没有，清清白白的，她们都不信。当我告诉她俩，小姐已经答应下嫁时，秋梅脸上有了笑容，秋红

却脸色阴沈。

我关心地问怎麽了。秋红怒气冲冲地扭住我的耳朵说：「你这个大色狼，占尽了我们女人的便宜。小姐嫁给你，

真是眼瞎了。以后，你要再敢勾引别的女人的话，看我不把你喀嚓了。」我连连告饶说不敢，心里说，你凶个什麽

劲儿，晚上你不还得让我操，给我舔鸡巴。

秋梅望着秋红就问：「喀嚓了是什麽意思？」秋红咯咯的笑而不答。

秋梅又望着我，我说：「就是用她的嘴舔我的鸡巴。」

秋红骂道：「你要死了，大白天的，什麽都说。」

秋梅还自不解，舔那东西怎会喀嚓一声。秋红对她说：「只要你用嘴一咬，就喀嚓了。」羞得秋梅伸手去打秋

红。两人闹成一团。

我掏出钱，让掌柜帮忙购买结婚用的东西。掌柜古道热肠，忙前忙后的。结婚那天，店里所有的客人都来参加

喜宴。我眉飞色舞，拿出海量，与大家共醉。大家看我娶了三位新娘，都很佩服。当知道新娘都是美人时，更是妒

嫉得发疯。而我喜欢他们的妒嫉。

晚上洞房，按我的意思，想来个大被同欢，集体共乐，又怕未经人事的大小姐受不了那种场面，只好作罢。我

先到秋红房里，毕竟她是我的头一个女人，不能冷落她，她话都不说，就把我推出来。我又到秋梅房，她亲亲我，

温柔地说：「快去陪大小姐吧，今晚是她的好日子。」既然这样，我就不再说什麽了。

我向大小姐房里走去，我的心跳得厉害。我的鸡巴就要插入她的小穴了，这种兴奋使我感到虚幻。多年的夙愿

就要得偿，我就要从奴才变成皇帝了。今天是值得纪念的日子。

大小姐坐在床上，知道我进来了，双手不停在摆弄着衣角。我深吸一口气，掀起她的红盖头来。她冲我一笑，

一脸的娇羞。大小姐本来就美貌动人，再经过一番刻意打扮，真令我神魂颠倒。我抓住她的手，不禁跪下来，动情

地说：「兰，你终于成爲我老婆了，老天对我太好了。」

大小姐扶我起来，笑道：「老天对我太不好了，我终于上了你的套，掉进火坑了。」

我把她搂在怀里，她温柔地靠着我。幽幽地说：「如果爹爹在身边，看到我嫁人了，一定很高兴。」

我说：「你爹若是知道你嫁了我，他不吐血才怪。」

她说：「我爹挺喜欢你的。」

我心说，那他就会把你嫁给我吗？嘴上却说：「老爷对我的确挺好。」大小姐叹道：「也不知爹爹现在怎麽样

了。」

我安慰她说：「你不用担心他老人家的安危，我会出去打听的。」

我不想再浪费时间了，拉她喝完交杯酒，就直奔主题。大小姐道：「慢着，当我的老公，光会动刀可不行，学

问也得有。」

我心说：你欺负我没文化是吧，今天我就表演给你看。我笑道：「娘子有事尽管吩咐，爲夫无不尽力。」

大小姐说：「我来测测的你的文化。不合格今晚别想上我的床。」说着，满脸的得意。

我说：「娘子，来吧。」

「我说一组上句，你接下句。海上生明月？海记忆体知己？海风吹不断？」

我张嘴就来：「天涯共此时，天涯若比邻，江月照还空。」

小姐很意外，想不到我真能答出来。她用惊讶的眼光望着我。我哈哈一笑，把她抱上床。

我温柔地亲着她的粉脸，她的香味令我心醉。我又用舌舔她的耳垂、修长的脖子，痒得大小姐哧哧地笑着。我

终于吻住她的樱桃小嘴。她不知所措，两条胳膊搂住我后背。吻着吻着，我就用舌头撬开她的小嘴，缠住她的香舌

又舔又吮。很快小姐娇喘起来，呼出的气体热热的。

她的一身衣服实在是累赘，我动手给她脱衣。她的双手来抗议，抗议当然无效。眨眼间，我那晚见到的美妙娇

躯就又出现在我的面前，她像一块软玉横在眼前。那晚是远观，今晚是「近视」，那晚我还能忍住，今晚我忍不住

了。

我也脱光了，挺着大鸡巴凑了上来。我没有立刻插入，仍然用着慢功。我开始在她的乳房上做文章，大逞手嘴

之欲。小姐受不了刺激，哼了起来。我分开她的玉腿，红红的肉缝立于阴毛中，拨开阴毛，一粒相思豆赫然在目，

好大呀，我用手指摸了一下，小姐身子抖了一下，哼叫道：「不要……不要……」

小姐试图并上腿，我当然不准。我把一个枕头放在小姐屁股下，使她的小穴更爲突出。我两手分开毛发，用嘴

唇吻住小豆豆。小姐身子扭动，叫道：「不要呀……不要……呀……那里脏……」这声音像是痛苦，更像是快乐。

我擡头说：「我的兰兰，你身上哪有脏地方。」接着，又吻起来了。这回，连阴唇都不放过。舔得小姐大声叫

着，叫得使人发狂。下身水流不止。我把水都吸入嘴里，发出滋滋的声音。

大小姐求饶道：「相公……我……我不行了……你快来吧……」

我不再折磨她了，跪下身，握住肉棒对准水汪汪的小穴，我挺着下身，慢慢地深入。刚进一个龟头，大小姐就

皱眉呼疼。停下身，开始吻她，吻得乳头硬得如豆，下身水量增加，我这才继续向内挺进。

当处女膜拦路，我心说：长痛不如短痛，在大小姐一声尖叫声里，我已插到了底。小穴紧包着肉棒，就像一张

小嘴在含骨头。小姐淒惨的说道：「相公，我要……死了……疼死……我了……」眼泪都下来了。我伸出舌头舔干

她的每一滴泪。

过了许久，我才又动起来。由慢到快，最后快如闪电，插得小穴发出淫糜的声音。小姐强压着自己的冲动，叫

声不够大。我鼓励她道：「兰兰，舒服就叫出来。别忍着。」

她这才放开胆量，尽情欢叫起来：「老公……你……好棒……呀，兰兰……好爱你……我……我……我快不行

……了……」我没插多少下，兰兰就泄了。大肉棒被这一浇，我一分心，也就射了。

她像一只小绵羊一样窝在我的怀里，我在她耳边说着甜言蜜语与黄色笑话，她不时地笑出声来。

第二天一早，秋红、秋梅就过来了。来得正好，昨晚我还没有过瘾呢。我把二女拉过来，幸好床还不小。小姐

醒来时，见我正在享受呢。我伸出舌头，秋梅正美美的舔着。再看秋红，更让她吃惊。她正倒伏在我的身上，正用

嘴套弄着我的肉棒。男女之间还可以这麽做吗？那多脏啊。

我冲小姐挤挤眼睛，小姐羞得把脸转那边去。等她再转过来，情况变了。只见秋梅骑在我的肉棒上，使劲的起

伏着，自己搓着乳房。嘴里还快乐的叫着，叫得好浪呀。小姐想捂上耳朵。

我终于把小姐给操了，心满意足了，成功地脱离了奴才的行列。不但如此，在我的训练下，没用多久，小姐在

床上大有进步。冲动时，也什麽都叫了出来。有时爲了让我开心，她也张开高贵的嘴，爲我的鸡巴服务。虽然这情

形不多，又多是在旁边没人时进行的。然而，我还有什麽不满足呢。

以后，我将何去何从？我领着三个小宝贝先到乡下过了一段陶渊明那样的日子。后来听说老爷被罢官了，返回

家乡。我就领着妻子去投奔老爷，这是大小姐的主意。当我们见到老爷时，大小姐与老爷抱头痛哭，他还以爲我们

都给土匪杀了呢。

没想到孙义也在这里。老爷认他爲乾儿子。老爷想给他说一房媳妇儿，哪知他这人死心眼，还惦记着秋梅呢。

见到秋梅跟我在一起，他怒视着我。我瞅瞅孙义，又瞅瞅秋梅，尴尬地笑了。【完】